

新  
惊悚六计  
第2辑①

ye ban shu tou

# 夜半梳头



一线恐怖作家最惊悚诡异作品精选

佚名 等 / 著 《悬疑志》编辑部 / 主编



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 
江苏文艺出版社  
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 
PUBLISHING HOUSE



ye ban shu tou

# 夜半梳头

佚名 等 / 著 《悬疑志》编辑部 / 主编

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 
江苏文艺出版社  
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 
PUBLISHING HOUSE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 CIP ) 数据

新惊魂六计.第2辑/佚名等著. —南京: 江苏文艺出版社, 2010.10

ISBN 978-7-5399-4060-1

I. ①新… II. ①佚… III. ①中篇小说-作品集-中国-当代②短篇小说-作品集-中国-当代  
IV. 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 2010 ) 第195277号

## 新惊魂六计第2辑·夜半梳头

作 者: 佚 名

主 编: 《悬疑志》编辑部

责任编辑: 刘 霁

选题策划: 博集天卷

特约编辑: 柳 易·丁 健

封面设计: 荆棘设计 张 雪

版式设计: 风 筝

出版发行: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
江苏文艺出版社 <http://www.jswenyi.com>

集团网址: 凤凰出版传媒网 <http://www.ppm.cn>

印 刷: 北京嘉业印刷厂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开 本: 787 × 1092 1/32

字 数: 500千字

印 张: 24.5

版 次: 2010年11月第1版

印 次: 2010年11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399-4060-1

定 价: 48.00元 ( 全三册 )

(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)

本书部分文章, 无法与作者取得联系, 尚请谅解, 相关事宜, 请与编者联系。

( [jjaliu@booky.com.cn](mailto:jjaliu@booky.com.cn) )

## 目录

CONTENTS

- |     |     |         |     |      |        |
|-----|-----|---------|-----|------|--------|
| 001 | 故事一 | 704的敲门声 | 114 | 故事十一 | 死亡脸色   |
| 010 | 故事二 | 红衣娃娃    | 126 | 故事十二 | 泣血的布偶  |
| 033 | 故事三 | 屏幕上那行血字 | 132 | 故事十三 | 一个都别活  |
| 038 | 故事四 | 皮影勾魂    | 149 | 故事十四 | 连心咒    |
| 043 | 故事五 | 迷幻香薰    | 161 | 故事十五 | 人肉巴士   |
| 053 | 故事六 | 午夜遇鬼    | 192 | 故事十六 | 婴儿河    |
| 056 | 故事七 | 十九号公寓   | 209 | 故事十七 | 邻居     |
| 068 | 故事八 | 鬼祭      | 222 | 故事十八 | 怨发     |
| 073 | 故事九 | 蚀骨怨咒    | 238 | 故事十九 | 凶案现场直播 |
| 094 | 故事十 | 鬼市      |     |      |        |

A decorative graphic featuring intricate, symmetrical floral and scrollwork patterns. In the center, there are two horizontal black bars with white text. The top bar contains the word "STORY" in a bold, sans-serif font, followed by the Chinese characters "故事一". The bottom bar contains the title "704的敲门声" in a larger, bold, sans-serif font.

STORY 故事一  
704的敲门声

半夜十二点的时候，一个男人凄厉的嘶吼声划破了夜晚的宁静，住在这栋楼里的不少人被这个声音惊醒，本来安静的黑夜像是被鬼爪抓了一道伤痕，空气里夹杂着血腥味。

林欣一直睡不着，她不停叹息着，她对很多事情都很失望。对别人也对自己，而让她最痛的不是伤口，是看着流血的伤口什么都做不了。无能为力的时候，只能靠等待，用通俗的话来说，就是让时间来治愈伤口。

十二点的时候，她正拿着一罐冰冻的咖啡，趴在窗台上

喝着。那个嘶叫的男人从顶楼跳了下来，从她的面前滑过，速度很快，但她还是看到了他的脸，还有他的眼睛，狰狞、恐怖。看着楼下血肉模糊的尸体，她有点吓傻了，她似乎闻到了淡淡的血腥味，就连唇齿间残留的咖啡也掺杂着令人作呕的味道。她拿咖啡的左手不停地颤抖着，她有一种感觉，她永远都忘不了那个男人的脸。

两个星期过去了。林欣晚上的时候从公司回到家，她站在门外，手里拿着钥匙，呆呆地站了半个多小时。自从那个男人死了以后，她就开始害怕回家，但是她又没有别的地方可以去。她硬着头皮走进屋里，在第一时间里将家里所有的灯都打开。一切都正常，没有声音，也没有奇怪的味道。她坐在沙发上，让心情慢慢平静下来。那个男人死后，家里就开始一直不停地有怪事发生，让她原本低落的心情又增添了一些恐惧。最近也真是够倒霉的，她叹了一口气，和衣蜷缩在沙发上，目光将周围来来回回扫了好几遍，才慢慢闭上。眼睛一阵酸痛，她太久没有好好休息了。

不知道睡了多久，她越来越冷，她好像觉得自己躺在冰库里。她睁开了眼睛，房子里黑漆漆一片，她心里一阵害怕，从沙发上坐了起来。在黑暗中，她看见一个身影正坐在她的脚边。她吓得叫了一声，那个影子低着头，背对着她。她看清楚了，那是一个女人的身影，看上去很年轻，像是大学生的样子。

她想起小时候老人对她说过，碰到鬼的话千万不要害怕，你越害怕，他们的力量就越大。她拼命让自己镇定下来，但是她的左手还是不停地颤抖，她闻到了奇怪的味道，不是血腥味，却也令人作呕。她什么也不敢说，大气都不敢出，她盯着这个女人的身影，生怕她会动一下。这个女人低

着头开始抽泣，消瘦的双肩不住地颤抖着，湿湿的长发胡乱地披着，散发着一种奇怪的气息。

看着她这样，林欣心里的恐惧减少了很多，她想这个女鬼应该不想伤害她。这个女人越哭越厉害，并且开始呕吐，从她嘴里吐出来的东西恶臭无比。她的身体突然慢慢转过来，一只手摸向林欣的脚。

林欣吓得闭上了眼睛，不停地尖叫。她一下子惊醒，瞪大眼睛，喘着粗气，房子里的灯都亮着，什么人影都没有。她从沙发上坐了起来，发了一会儿呆，突然抱着双腿痛哭起来。她不知道是否内心已经承受不了，她只想哭出来。

有人轻轻地敲门，她不敢再哭，转头看着门，仔细地听。“咚咚咚”，这次的敲门声非常清楚，她看了看挂在墙上的钟，正好十二点。

“咚咚咚”，敲门的声音开始急促起来。她的眼睛还盯着墙上的钟，钟的时针和分针一直卡在十二点，动不了！门外的人似乎已经没有耐心，不耐烦地用力砸着门。

“谁啊？”她虽然害怕，但还是问了出来。没有人回答她，门被不停地敲着，声音时隐时现。沙发旁边的窗不知道什么时候被打开了，窗帘被外面的风不停地吹动，像是在向她招手。有那么几分钟，她有一种强烈的冲动，想要从窗口跳下去。不知道为什么，她总觉得有一双冰冷潮湿的手放在她的双肩，像是在拉着她。

就这样一直纠缠到早晨，天发亮的时候，一切又恢复了正常。早上，她拖着疲惫的身体，像个快死的病人一样走出了家。她坐电梯往下的时候，电梯里的人都用奇怪的眼神打量着她。她从电梯里走出来后，电梯小姐伸头看了一眼她的背影。林欣走路的时候有点不稳，一不小心撞到了一位老太

太。老人最怕别人撞，忍不住说了林欣几句，林欣好像根本没听到，头也不回地走了。老太太气呼呼地进了电梯，跟电梯小姐抱怨道：“一大早就被撞到了，现在年轻人真是一点素质都没有，撞到别人还跟什么事都没有一样，真是不得了。”

电梯小姐看着老太太意味深长地说：“你别看她年纪轻，胆子倒不小。你知道她住在几号吗？”

“几号？”

“704，就是死过人的那一家。她就一个人住在那里，胆子真是不得了。”

晚上，林欣又回到了家里。和昨天一样，她在门外呆呆地站了半个多小时不敢进去。她其实已经犹豫了一天，好几次她都打算不回这个家，暂时去别的城市散散心，她总觉得她看到的、听到的都不是真的，一定是自己的精神压力太大了，再加上这段时间心情太低落，才会有这些幻觉。

但是最近公司里的事情很多，再加上行业的竞争又很激烈，她之前又搞砸两份很大的订单，没有办法只能咬牙硬挺下来。林欣打开门走了进去，家里还是一切正常。她想洗个脸，没敢进浴室，胡乱地吃了一碗泡面后，她从包里拿出安眠药，她今天必须要睡着，睡着了她也就不用害怕了。

她拿了一条毯子，打开电视机，调到音乐频道，就这样在沙发上睡下。迷迷糊糊中，她听到电视里正放着一首她喜欢的歌，是曹格的《背叛》：

“我细心灌溉，你说不爱就不爱……”

“钢琴的黑键之间，永远都夹着空白，缺了一块就不精彩……”



这首歌反反复复地唱着，她心里觉得奇怪，为什么电视里会一直重复着这首歌？她觉得头很沉重，睁不开眼睛，只好这样听下去。她感觉越睡越冷，左手开始颤抖。

一个女人凄凉的声音越发明显：

“我细心灌溉，你说不爱就不爱……”

“钢琴的黑键之间，永远都夹着空白，缺了一块就不精彩……”

这个女人的声音让她的心跌到谷底，胸口也突然沉闷得透不过气来，她猛地睁开眼睛，用尽所有的力气深深地吸了一口气。

房子里的灯亮着，但是所有的家具都变了，她惊讶地坐起来，她不知道这是不是她的家。她抬头看了看墙上的钟，十一点五十八分，这是一个很漂亮的全玻璃钟。

她的双眼死死地盯着那个钟，她看着分针在没有痕迹地移动。当时针和分针都指向“12”的时候，时间又停了下来，好像周围一切都停止了，她已经感觉不到自己在呼吸。有人开始轻轻地敲门，声音很轻，却很清楚。她盯着门，不知道该干什么好，敲门的声音越来越响，越来越急促。

她再也承受不了了，像个疯子一样冲到门前，用脚狠狠地踢了一下门。

“是谁？谁啊？”她喊道。

没有人说话，只是不停地在敲门。她扯着嗓子，大声地骂着，不停地用脚踢着门，叫外面的人滚。她不知道喊了多久，她的声音已经喊不出来了，她扶着墙站着。

“请开一下门好吗？”一个男人的声音。

她被这个声音吓了一跳：“你是谁？”

“我是这里的管理员，开一下门好吗？”

她打开了门，门外的管理员看着她说：“刚刚有人抱怨你声音太吵了。现在很晚了，请保持安静好吗？”她目光呆滞地看着他，什么也没说。

“你没事吧？”

“前两个星期这里有人跳楼死了，他住在哪里？”她忽然想起了那张脸和那双眼睛。

“前两个星期？没有啊，没有人跳楼。”

“我亲眼看到的。”

“但是真的没有啊。我半年前来这里的，我倒是听以前的人说过，一年前这里有个男人跳楼自杀了。”

“一年前？”

管理员奇怪地看着她，他发现她的脚正在流血：“你的脚流血了，你没事吧？”

她呆呆地站着，什么也没说，慢慢把门关上。她转身向客厅走去，里面都是她不认识的家具。她看到一个年轻的女孩子从她身边跑了过去，一下子跳到沙发上，打开电视机，里面放着的正是曹格的《背叛》。女孩好像很喜欢这首歌，她轻轻地跟着唱：

“我细心灌溉，你说不爱就不爱……”

“钢琴的黑键之间，永远都夹着空白，缺了一块就不精彩……”

神思恍惚之间，发生在这个屋子里的往事开始浮现在她的眼前。一个男人从房间走了出来，坐在她的身边，搂着她亲了一下。这个男人的样子让林欣倒吸了一口冷气，他就是那个跳楼的男人。

“放心吧，谁都不知道你在这里。”他说。

“你干吗那么怕别人知道我和你在一起？”她问。

“我跟你说过的，我父母特别保守，他们要是看到你，准把你当成我的妻子。”

女孩的神色黯然：“那又怎么了？你不说想和我永远在一起的吗？”

“我当然是想和你永远在一起了，只是我们还都年轻，你大学还没毕业呢，你这么早就想结婚吗？”

女孩低下了头，沉默了一会儿，轻声说：“我怀孕了。”男人吓了一跳，开始不厌其烦地劝她去打掉。

“我不想。”

“那我们就分手。”他冷漠地说。女孩很诧异，看着他一句话都说不出来。

“我送你回去吧。”男人冷冷地说。

女孩冷笑了一声：“我没有怀孕，我骗你的。”男人站着看着她，没有说话。

“我只是想试试你而已。果然，现实这张底牌翻过来，只有‘残酷’两个字。”

“我是爱你的。”

她摇了摇头：“你不爱我，从第一天开始，你就没有打算和我永远在一起。”

“我只是不喜欢结婚，你知道的。”他生气地说。

“你不是不喜欢结婚，你是不喜欢和我结婚。你跟我在一起，只是怕寂寞。你不过就把我当成你找到合适你的女人之前的生活调味品。”

他冷笑着：“随你怎么说，我们不适合在一起的话，就分手吧。”

林欣躲在角落里，心如刀割，她的身上也上演过相同的

故事。和一个不爱自己的男人在一起，就像玩着追逐游戏，想停下来却没有办法，只是让自己筋疲力尽，精神和肉体都耗死在这个没有终点的长跑里。

这时只见女孩突然起身：“好啊，不过分手之前，我要让所有人都知道我是你的女朋友。”

他一把拉住她：“你发什么神经啊，你要去告诉谁？”

“不关你的事。”她用力挣脱着他的手。

“你休想走！”

“你怕了吧，别以为我不知道，你就是怕别人知道你有女朋友，怕你没机会了。”她歇斯底里地笑着，“我就是让你没有勾引别人的机会，就是要让别人知道你是一个怎样的伪君子。”

“你别发疯了！”他用力将她推到墙上，墙上的玻璃钟晃了两下，掉下来正好砸在她的头上，碎玻璃插满了她的脸，鲜血流了出来。

房子里突然一片黑暗，林欣吓得尖叫了一声，跌倒在地。黑暗中她听到了脚步声，她感觉女孩好像满脸是血地从地上爬了起来，林欣吓得爬到了厨房里。厨房里的水龙头慢慢打开，里面有水流了出来，林欣闻到一股恶臭。一个披头散发、浑身上下湿漉漉的女人向她爬了过来，伴随着她的是令人作呕的臭味。她开始低声地哭泣。林欣看着她，动也不敢动。突然门外的敲门声又急促地响了起来。她居然开口说话了：“他杀了我，将我抛弃在下水管道里，我好冷好冷，你能给我一件衣服吗？”

林欣哆嗦着将自己身上的外套脱下来扔给她，她颤抖着穿上，告诉林欣一年前正是她附身这个男人，让他从顶楼跳下。这个男人成了鬼以后，整天阴魂不散，想要找到她。

“你快点离开这里吧，他也不会放过你的。”她说。

“我怎样才能走呢？”林欣问。

“你把血溅在他的身上，他就会魂飞魄散了。”她说。

门被撞开了，一个满脸是血和脑浆的男人冲了进来，他号叫着向林欣扑来。林欣拿起厨房里的菜刀，朝自己的手臂砍了下去，血溅了出来，空气里都是血腥味，一瞬间，那个男人浑身抽搐，慢慢消失。林欣手臂砍得太深，血腥味越来越重，那个女人也慢慢消失不见了。

林欣挣扎着爬向电话，报了警……

三天后，失踪一年的女尸被警方在这栋楼的下水道找到。



1

方雨嘉是被一阵寒意彻骨的冷风惊醒的。

眼前，黑漆漆的，什么也看不清。脑袋昏沉沉的，仿佛一块坚硬的岩石，沉甸甸地压得脖子酸痛不已。一片死寂，什么声音也听不到，只有呜呜作响的风声低声啜泣，仿佛在诉说一段古老而悲伤的往事。

方雨嘉揉了揉眼睛，强打精神坐起来。肩膀被尖锐的碎石硌得生疼，浑身直打冷战。不时袭来的阵阵寒风，有着一一种难以诉说的阴森，令她毛骨悚然。七月天，正当酷暑，怎么会有如此寒冷的晚风？

思绪仿佛被风吹散的浮云，慢慢地聚集。方雨嘉记得很清楚，这次夏令营活动，她和其他两个女生扎营在山顶柔软清新的嫩草地上，临睡前是那么的温暖和舒适，仿佛睡在一片绿色的羊绒上，但现在方雨嘉从枕边上摸索到应急灯，耀眼的惨白色灯光瞬间占据了整个帐篷。帐篷里一切如故。李思瑶搂着她心爱的小熊，憨态可掬；黄雅丽蜷缩在一旁，睡得正香；旅行包、衣裳、鞋子、干粮、水壶等物品一应俱全。所有的一切都和方雨嘉睡之前一模一样，除了她们所宿营的地点。她揭开了毛毯的一角，不出意料，下面全是些突兀的碎石子，怪不得把她的肩膀硌得那么疼。找到手机，看了看时间，清晨六点三十五分。这时，如果她们还在山顶上，天色早就亮了，炽热的阳光早就把帐篷映得金黄发亮。

这是哪里？方雨嘉心里隐隐不安，直觉告诉她，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。但此时，她宁愿这只是一场逼真的梦境，或者仅仅是她一个人的错觉。她站了起来，想走出帐篷查看，但不知怎的心里老是空落落的，悬在半空中，紧张莫名。她在害怕，害怕即将面对的事实，左思右想，方雨嘉终于还是提着应急灯走出了帐篷。

她的背影在灯光中显得纤细而幽长，仿佛一盏随风摇晃、随时可能熄灭的油灯。帐篷外，依然是无边无际的黑暗，轻易吞噬了应急灯的光芒。怪模怪样的石笋、倒悬着的乳化石、暗绿色的苔藓，这哪里是山顶的嫩草地，分明是在



一个奇形怪状的巨大洞穴里。方雨嘉倒吸了一口冷气，身子晃了晃，差点摔倒。究竟是怎么回事？

方雨嘉逃一般地退回帐篷，缩成一团，无助地望着洞穴的深处。沉默了许久，她总算想起来要叫醒两位同住的女生：“思瑶，雅丽，快醒醒……”李思瑶迷迷糊糊地应了一声，推开方雨嘉的手，转了个身子，继续她的美梦。还好，黄雅丽被她叫醒了，一脸迷惘：“雨嘉，你的脸色怎么这么难看，发生了什么事？”

方雨嘉颤抖着嘴唇：“出事了！”

黄雅丽显然还没完全清醒：“出事了？别开玩笑了，天还没亮呢，人吓人，会吓死人的。”

方雨嘉急了：“我不是开玩笑，你仔细看看，这里……这里不是我们一开始休息的地方。”

黄雅丽四处张望。很快，她就看到帐篷外面的场景，脸色一下子变得纸一样苍白。她终于意识到，她们和她们的帐篷都不在原本应该在的地方了。

“这是怎么回事？”

没有人回答她。事实上，这也是方雨嘉想问的。一盏惨白的应急灯，两张苍白的脸，还有说不清道不明却能清晰感应到的恐惧。半睡半醒着的李思瑶似乎也被这恐怖的气氛所惊醒，突然睁大了一双清澈如水的大眼睛，迷惘地望着她们。

“你们，怎么了……”只说了半句，李思瑶就没再说下去了。帐篷里寒意森森，冷风毫不客气地从缝隙中冲进来，肆意盘旋，不肯离去。然后，她们听到了一声尖锐刺耳的叫声，极为惊慌，仿佛看到了世上最不可思议的事情，震得耳膜隐隐发痛。



三个女生陡然一震，面面相觑，面无人色。

## 2

尖叫声是从邻近的帐篷里传出来的。

这次夏令营活动一共有六个女生参加，分成了两个帐篷。原本，她们素无往来。因为网络，她们相识相知，意气相投，成为好友，组织了这次夏令营活动。可谁也想不到，竟然会发生这种怪事！

沉默了半晌，方雨嘉鼓起勇气说：“我们一起过去看看吧。”李思瑶和黄雅丽都没有说话，呆呆地望着方雨嘉，既没有同意，也没有反对。方雨嘉管不了那么多，咬咬牙，哆嗦着站起来，提起应急灯，慢慢地走出帐篷，走进黑暗的洞穴里。

凭借着应急灯的光芒，方雨嘉很快就找到了另一个帐篷。程思思和周晓芸搂在一起，惊恐地望着她，另一个女生秦蕊韵却不见了。“你们，都没事吧……秦蕊韵她人呢？”程思思和周晓芸似乎中了邪一般，身子战栗着，嘴唇直打哆嗦。听了好半天，方雨嘉才听清，她们醒来时就没看到秦蕊韵。

身后，李思瑶和黄雅丽也跟了进来。原本，两个帐篷相邻的距离就很短。

一觉醒来，却不是睡觉前的地点，秦蕊韵又莫名其妙地失踪了，她们所在的洞穴又是如此深邃阴森。这样的情形，本来只存在于科幻电影中，却不知为什么竟然降临到她们身上。方雨嘉检查了一遍，除了失踪的秦蕊韵外，她们所携带的物品却一应俱全，还好干粮和淡水都没有遗失，算是不幸